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劉向新序

一之五

四十一

民

一本無新序叙
三字古之云
世八行在目錄
後韓本同

新序叙



讀本記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

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育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
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
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

楊本

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
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
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劉向

第下同

新序目錄

卷一

雜事一

下同

卷二

雜事二

卷三

雜事三

卷四

雜事四

卷五

雜事五

卷六

刺奢

卷七

節士上

卷八

節士下

卷九

善謀上

卷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

一本韓本在此望之按劉向校上古書之式皆如此曾南豐訪此也清武英殿聚珍板書亦效此體蓋古式也宜從一本及韓本為正

目錄終

○劉向

一本韓本吳勉學
校本皆同每卷同

新序卷一

雜事第一

漢

沛郡劉向著

翁立環閱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

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
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
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
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
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
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
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遇賈布正
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

豫

市

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
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
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
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
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

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鰭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鰭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鰭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鮑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
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

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天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一本之望作望之
韓本吳本同

一本無上而字韓
本吳本同

已作以
一本韓本吳
本同下不云
某本者三本
同者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
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
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
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
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
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
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
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
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
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
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
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

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
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
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
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
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
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
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
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
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

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於作于程本同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令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日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

吳本毳上有毛字

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

之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
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二
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承名譽百姓
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
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
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
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
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
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
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

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韓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楚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於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劉向

新序卷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

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讐，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聞。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樛里子爲右丞相，樛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旣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陪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

作下民多飢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

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

一有庖厨字

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

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貧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食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鼈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幰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踰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
龜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碣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
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
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
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
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
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
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
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
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鹿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逐麋麇。麇鹿。獮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

吳本令作命

吳本無蔡侯事
猶其小者也

一本無今字
遂以左州侯右夏

侯九字
同

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
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
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
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糜康樂遊娛馳騁乎
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
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襄王大
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
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
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
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
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
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
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
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
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

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請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千
三本

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
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
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
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
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
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
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
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
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
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
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廟諫者不得通
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
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

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
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劉向

新序卷二終

劉向

新序卷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
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
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
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
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
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

無當字

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
祐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
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
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
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
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
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
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
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
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
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
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
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
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
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

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冒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
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
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
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
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
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
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
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
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
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
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
王昭王賢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王視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洎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

韓本王作生吳本同

吳本求作售

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

一本三作二韓本程
本同

一本願下缺一字
程本同韓本有
而字吳本有焉
字

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

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紂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紂乎？猶且紂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紂自累，故自前業

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臣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

一本上能作而
韓本同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
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
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
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
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
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
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
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
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
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
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井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
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
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
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
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
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
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
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賜夷
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
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
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
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
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
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遊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
將欲殺之鄒陽客遊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
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
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
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刳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之以馭騃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授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飢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趙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

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遊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

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廢子蒙恬之言，以信荊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諛

汙作行

劉向

新序卷三終

新序

卷三

十三

劉向

聖作聖

新序卷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躬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其爲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

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

一本無已盟二字

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擲

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

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

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

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

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

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

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彊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

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旣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

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禰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旣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天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

美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笑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異本一作其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焉。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

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一本是以作是其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習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一作

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慧詩

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
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
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
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
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
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
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

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
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
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
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
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
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
示有勇剖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
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
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
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
鸛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者是
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鸛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劉向

新序卷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跼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于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吳本文作文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
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
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
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
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
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
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吳本聖王作聖人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
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
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
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
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
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

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塋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塋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一本王誤作曰
三本枯作朽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

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

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

韓本執作極吳
本同

三本以其小
惡四字

小作卜

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
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
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
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

以作恤

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
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

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曰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

尤吳本作人

荆

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封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韓本又作又吳
本同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吳本君作吾

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轡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韓本文侯曰作則民疲吳本同恐誤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公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公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

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
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
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
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
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
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
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
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
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

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
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
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
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
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
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
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閭樂作亂於望夷閭樂趙高之婿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妾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
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
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
縱縹則雖東郭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
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
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
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
獨不見夫玄黿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
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昇蓬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
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

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瀉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同
韓本太作大晏本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從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

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
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
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
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
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
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言老夫欲盡其謀而
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騂騶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鼪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銓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鷄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其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其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吳本下刑作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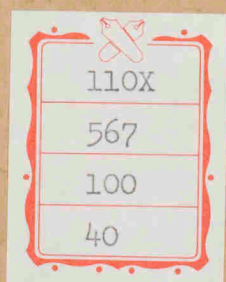
一本臣字缺

一本霸字者字

缺韓本同

吳本霸作伯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110X
567
100
40